●責任編輯：葉衛青　2025年3月31日(星期一) 香港文匯報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人生憑闌處

不一樣的鳳梨

童心

6年前，也是這樣一個初夏時節，每到星期五，午飯後我便會去IFC的超市買鳳梨。一隻大概80港元，我帶回辦公室，分給同事們嘗鮮。

起初，同事們真的只是嘗「鮮」，幾次過後，便發現「鳳梨」和「鳳梨」是不一樣的，不論是顏色還是味道——有的黃色像是電影膠片裏的迎春花，有的黃色則像是太陽照射在金屬上的那層金燦燦的光，而有的則青嫩得像春草，還有的則灰突突的，像是秋天裏無人問津後要壞掉的果實。相較於外表的顏色，味道的差別不那麼容易分辨，但細品，終究還是不一樣：焦黃外表的叫做玉蘭花鳳梨，那是台灣民雄小鎮獨有的「傑作」，舌尖輕輕舔着，竟有些蜜瓜的清甜；而那金燦燦外表的是香水鳳梨，不論怎樣熟透，總會有些酸；相貌最醜陋的灰突突的，味道卻是最好的，叫做牛奶鳳梨，據說是奧運會指定的鳳梨品種。

同事們問我，為什麼喜歡請大家吃鳳梨。我笑而不語。我獨愛台灣的鳳梨，是因為十年前，我曾在台灣小住數月，跟着台南和台東的農民侍弄過鳳梨：發芽、成長，然後結出沉甸甸的果實。從那時起，我每每吃鳳梨，總會想到那寶島上空的陽光，那灑在大地上的細雨，那根莖從泥土中汲取的養分一點一點填充着碩大的果實裏或清晰或模糊的紋路。我於是在品嘗每一隻鳳梨的時候，都心存感念、心有感激。

生活不易。不論職場還是其他，人和人相遇，往往利字當頭，慾字為先，請人食鳳梨，並不為扮大方或是刻意地拉進關係。我很樂意看見，不同性情的人，在一個又一個夏天，當他們吃到不同種類的鳳梨，能夠感知那或明顯或細微的「不一樣」，令人心始終保持着一絲敏銳、一絲柔軟，於是生活也便多一絲甜蜜。

心窗常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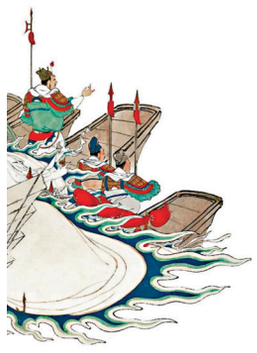
春天讀書　一本萬利

潘金英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開啟新季，最好讀書。愛書的人相聚一起，沐浴書香，鋪展書卷，充實心靈。彼此分享書訊佳章，一樂也。我受邀將主講青少年讀書會，會引領學生閱讀四大名著：《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紅樓夢》。青少年可在人生不同階段，以不同的角度解讀。

《三國演義》是長篇章回體歷史小說，它描寫了從東漢末年到西晉初年間近百年的歷史風雲，反映了魏、蜀、吳三國間的政治和軍事鬥爭，大致分為黃巾之亂、董卓之亂、群雄逐鹿、三國鼎立、三國歸晉五大部分；作者羅貫中筆下展演一幕幕氣勢磅礴的戰爭場面，成功刻畫百多個人物形象，其中曹操、劉備、孫權、諸葛亮、周瑜、關羽、張飛等對後世影響深遠。小說裏的曹操笑裏藏刀、諸葛亮超厲害，莫以為打仗就是荷戟執戈、戰術較量，在《草船借箭》章，諸葛亮能充分運用日月星辰、風雲水火等大自然的力量，成功地借得十萬支箭。

我們從孔明行事，可悟出大道理：物盡其用，識貨，一切就皆是可供利用的資源了。



●諸葛亮借箭。　作者供圖

再比如諸葛亮舌戰群儒那場辯論，真精彩。讀這章節可悟出道理：曹丕，似大企業高管離職後創業；劉備，白手起家創業；孫權，是繼承家業的家族經營；三國領袖其實有3種不同的創業方式，他們遇到之管理難題也不同。人在劣勢下，要知道怎樣通過站穩我方論點，採用先守後攻策略，運用事實和比喻充分論證，抓住對方的心理弱點，方可在氣勢和觀點上，以語言辯贏獲勝。

青少年讀《三國演義》，基於小說材料中不乏真實歷史，會覺得有點艱難深奧，但因其內容波瀾壯闊、跌宕起伏的精彩故事，被後世不斷演繹、增色，又出版了不同版本，例如這本《寫給孩子的三國演義》，兒童文學作家由經典著作梳理脈絡，優秀改寫，適合學子閱讀。

經典之所以能成為經典而世代流傳，皆因裏面有太多可經由不同面貌穿透視野，看見言外之意及人事之亮點，讀後能獲得不同感悟。我要藉此書為青少年人生多開一扇窗，讓他們擴散思維領域，從通往中國歷史邊界，延展到通往古典文學、人文社情、幻想天地去。

琴台客聚

吸毒死得更快

潘國森

嫖、賭、飲、吹，都是不良嗜好。四者皆犯，廣府話稱為「四淫齊」。

賣淫為古老行業，犧牲娼妓的幸福和名節，讓自制能力低的男人得以宣泄性慾，由是減少婦女受性侵害的案件，是其社會功能。不過性病更多傳播是必然的副作用。病態賭徒因爛賭而家破人亡；酗酒亦可醉死。吹指「抽大煙」（吸食鴉片），吸煙又常是吸毒的前奏。近世新毒品可在化學實驗室合成，用時不必點火燃燒，毒害卻遠超於鴉片。

本欄2023年底發表《何以禁煙苛而禁毒鬆？》最後一句：「吸煙能殺人，吸毒亦能殺人。」政府不定期掃黃；不時打擊非法賭博，又出資幫人戒賭。飲與吹二淫，共衍生煙、酒、毒三害。過量飲酒、過量吸毒，通常死得比過量吸煙為快！

今時政府變相鼓勵飲酒，當中可能涉及不清不楚的利益關係。而吃「禁煙」、「禁毒」這兩行飯的專業人士都或多或少得到公帑經費，似乎是兩幫人在各幹各的。現實是煙民被「污名化」，除了「慢性自殺」，還有「二手煙能殺人」，罪大惡極。「道友」卻被「美名化」，諱言「吸毒」，改稱「娛樂性用藥」。

記得小時候，政府禁毒宣傳有「仙風道骨人格貶」一語。「仙風道骨」原本形容其人有近似神仙的風度和修道人的骨格（即內在的品格和氣質），後來引申為形容極瘦之人。然後，因吸毒者（過去主要是鴉片和海洛英）多消瘦得離譜失格，便有謔稱吸毒者為「道友」（原本是修道人之間的敬稱）。於是「仙風道骨」一詞又多了諷刺吸毒者的用法。

若青少年不幸十來歲便沾染煙、酒、毒三害，日抽百根紙捲煙（Cigarette）的老煙槍起碼成年以後三四十歲才會死於吸煙引發的各種慢性疾病，酗酒或吸毒則較多造成活不過20歲的少年亡悲劇。多多抽煙不會亂性，酗酒與吸毒則可以令人神志迷糊不清。醉駕、藥駕（實為毒駕）常導致嚴重交通意外而車毀人亡，煙駕則不可能發生同等的災禍。

以吸毒當為娛樂，則煙酒亦為娛樂。若吸煙等同慢性自殺，酗酒與吸毒又何嘗不是更快見效的自殺？

我們禁毒掃毒要有新思維，「專業人士」必須反對所謂「娛樂性用藥」，並簽名確認，否則不宜負責任何花費公帑的禁毒掃毒戒毒項目。經費用來強制驗毒、強制戒毒才是犁庭掃穴的絕招。

校園掃毒新思維（下）

名人鄉情

故鄉的回響

楊流昌　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

我愛我的故鄉——將樂。

六十三載春秋，我如一株從將樂泥土中拔節的杉木，根系深扎在武夷山脈的褶皺裏，枝葉卻飄向了京華的雲天。此刻，當我以日漸斑駁的瞳仁，重新打量這片「土沃民樂」的土地時，記憶的溪流與現實的浪潮在金溪之畔交響成一部時光長卷。

童年的月光是浸着稻香的。猶記得當年赤腳踩過稻田的淤泥，看父母在晨霧中插秧，那彎成犁鏵的背影，至今還映在瞳孔深處。那時山村的教室掩擠在破舊祠堂的土坯房裏，煤油燈搖曳着楊時「程門立雪」的典故，也搖曳着我對未知世界的渴望。17歲那年，我揣着鄉親們用草紙包着的乾糧和祝福，沿着金溪的波光走向遠方，身後是父母在村頭久久佇立的身影。

而今重返故里，恰似故人重逢。昔日「土沃民樂」的質樸期許，早已化作「樂民沃土」的璀璨圖景。當我的車轍碾過林海間蜿蜒的柏油路，車載導航裏跳動的「中國天然氧吧」字樣，與車窗外掠過的紅椎林、楠木群構成現代詩行。那些曾用竹筒接雨水喝的村莊，如今家家戶戶的淨水器流淌着山泉的甘洌，智能電錶記錄着光伏發電的收益，這是綠色銀行開出的幸福存摺。

金溪的濤聲裏藏着文明的密碼。在岩仔洞遺址的篝火遺蹟旁，我彷彿看見先民們用石錘敲擊出第一片陶器的火光；當龍池硯的墨香漫過竹紙鋪就的案牘，楊時「倡道東南」的跫音與朱子理學的餘韻在時空交錯中對話。最是那擂茶的清香，讓五湖四海的賓朋，在「茶碗陣」裏讀懂了將樂人的待客哲學——那層層疊疊的茶葉，恰似祖祖輩輩疊起的情誼。

運動場的吶喊驚醒了沉睡的山谷。國際皮划艇隊的賽艇犁開碧波，與宋代高平苑的校獵鼓角形成奇妙共鳴；蛟湖村的金牌旅遊招牌下，客家擂茶的氤氳與奧運健兒的汗水共同蒸騰着時代氣息。更令我怦然的是那片科創園區，3D列印的模型裏，分明躍動着祖輩們用竹篾編織的夢想；新能源汽車配件生產線旁，年輕工匠們操作機械臂的精準，恰似當年造紙匠人撈紙的韻律。

站在玉華洞溶洞口回望，我忽然讀懂了「將樂」的基因圖譜。這裏既有楊時「天人合一」的生態智慧，又有紅軍「星火燎原」的革命豪情；既有「西山紙貴」的工匠精神，又有「金森碳匯」的創新膽識。這種傳統與現代的交響，正是故鄉饋贈給遊子的精神原鄉。

當暮色漫過金溪的曲線，我看見新時代的將樂人正以「三多」改革啟動林下經濟，用「兩山」理念譜寫綠色傳奇。這片曾經貧瘠的土地，如今已是投資興業的沃土、康養度假的樂土、文化傳承的淨土。

此情此景，讓我這個漂泊半生的遊子，終於懂得，所謂鄉愁，不過是故土在時代長河中不斷生長的模樣。

▲福建生態環境得天獨厚，處處藏着絕美山水。在這裏「青山綠水是無價之寶」。　作者供圖

◀楊流昌站在楊氏宗祠前影相。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流動的盛宴

余似心

中國民以食為天，飲食文化五千年。中國人行又食坐又食，上山下海食，生要食死要食，總之借口多多。人家好吃的移植過來，胡人香料，洋人葱頭，番邦茄子，一概引入中原。數中國人之饞，可以用一個展覽來數。正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出的《流動的盛宴——中國飲食文化》趣味盎然，展覽中展示的古人飲食生活和用品，十分精彩和珍貴，值得中、小學校參觀，更宜一家老少觀賞。

中國人家孩子出生要設宴款待親友以展開他的人生路，生女兒要釀製女兒紅至她出嫁宴客。人生路走完了，也來一頓解慰酒作為終結。生日要吃，紀念日要食，對於中國人來說，喜與悲都是飲食的理由。

看展覽才知，始於漢、唐時期，我們便喜歡引入胡人的香料，帶「胡」字的食品如：胡椒、胡桃、胡麻等便是，二三千年後的我們仍沿用着。而從番邦引入的食物，則大多於明代時開始，包括現代人至愛的番茄、番薯等。而從洋人引入的食物則在與白人接觸較多的清朝為主，食物自然加上洋字，如洋葱、洋芋（馬鈴薯）。

香港人喜歡燒烤，原來這喜好在漢朝已開始，留下來的燒烤爐造型，跟我們現在用的十分相似，不過所燒食物不同，先輩連蟬都捉來燒。

今古同樣愛郊外野餐，酒酣耳熱之時又會「打卡」，我們用手機，前人用毛筆，畫畫雕刻、吟詩作對，將歡聚的場景記下。

郊遊作樂帶備酒水食物，古人用易於收納而設計的多層帶格匣盒，看着那些設計不就是我們一直沿用的？只是用料由竹改為塑料或鋁，又或是電器化而已，一如我們帶回辦公室的多層翻熱食物盒。原來實用的設計也可以源遠流長，歷久常新。

煮酒呷茶之樂，樂樂無窮，這展覽令人賞心悅目，展期至6月18日。

●漢朝的烤蟬爐。　作者供圖

網人網事

看不見的牆

狸美美

坐巴士，後排是一對中年精英男女，男士應該是某公司負責HR的管理層，兩人就「求職者的加減分項」交流了一路。並非小狸刻意偷聽，實在是那個音量不容不聽。其中，男士很重點地強調了一項：「啊，還有一個，該結婚時沒結婚的不要。」接着，男士陷入深深的回憶：「以前我們有個小男孩，各方面都還挺好的，就是這個。」語氣中飽含惋惜和恨鐵不成鋼。女士問：「幾歲算該結婚？」男士迷茫反問：「30多？」

被迫旁聽的小狸差點兒就回頭打破沙鍋問到底了：所以是30多多少呢？嗯？領導說清楚點嘛，萬一貴公司劃線32，人家小男孩正好31歲零11個月，這不就留住人才了。

這並不是一個笑話，而是當代都市的恐怖故事之一。男男女女芸芸眾生，比對過招聘廣告後帶着夢想自信而來，卻不知HR手裏正拿着另一張隱藏的表格逐一挑勾：男的，合格；學校是985和211，合格；35歲以下，合格；還沒結婚？下一個；近期有生育計劃？下一個；不能加班？下一個；籍貫是×地/不是×地的？好了不要掙扎了，下一個。

無論是內地還是香港，任何基於婚姻狀況的就業歧視都是非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12條及《就業促進法》第26條明確規定了僱傭中不得存在性別、婚姻、民族、種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歧視。《香港性別歧視條例》也明確規定，僱主不得因求職者的婚姻狀況而拒絕錄用、解僱或給予差別待遇。這一法律條文不僅涵蓋已婚與未婚，還特別保護單親、離婚或分居人士的平等就業權利。

然而，這些法律在實踐中卻面臨隱形歧視的挑戰：企業通常不會明文寫出「該結婚的年紀沒結婚的不要」，而是通過「隱蔽手段」完成篩選。例如，他們可能以「候選人不夠穩定」或「缺乏長期規劃」為借口，拒絕未婚求職者。這種偽裝讓受害者幾乎難以取證和反擊。

而這堵看不見的牆，最終會促成自我規訓。人們尤其是年輕人，除了努力符合世俗期望外，更常卷常新。君不見，許多招聘現場儼然已成為大型行為藝術展廳，中年人將白髮染成青絲，畢業生在簡歷照片上P出職業假笑，求職者反覆練習「你兒子真可愛」的奉承話，某求職訓練營甚至傳授「5分鐘內自然提及董事長著作」的秘技。

而站在人力資源部的單向玻璃後望去，應聘者就像傳送帶上的罐頭，被貼上「已婚已育」「星座匹配」「籍貫優良」的標籤。這些隱形門檻構成篩網，把「標準件」漏下去，把獨一無二的篩出來，丟掉。但歷史早已證明，用枷鎖禁錮個體選擇的社會，終將在文明競賽中掉隊。

「該結婚的年紀沒結婚的不要」，表面是一條招聘暗規，實則是對法律、社會與文明的多重冒犯。在全球化的現代職場中，這種隱形歧視不僅不合時宜，更是一種倒退。

要想拆除歧視的職場圍牆，必須從法律的嚴格執行、社會觀念的更新以及企業文化的轉型入手。唯有如此，才能讓每個人都能在職場中憑實力而非婚姻狀態獲得公平機會。這不僅是對個體尊嚴的尊重，更是對社會文明與發展的最大貢獻。

希望企業能夠有覺醒的一日，在評估人才時關注的不再是「TA」是否在「適婚年齡」走進圍城，而是能否在思想的曠野中建造城堡。

信而有征

即興表演

劉征

前幾天去參加一場篝火晚會，但不同於一般的篝火晚會，它不在野外，在美術館。標題叫「篝火」，海報左下角還有一行小字「全球第一次在美術館露營篝火項目」。這個活動持續兩周，據說座無虛席，然後就又加了幾天。

在這段時間，上海昊美術館一樓的每個展廳都被投影了各種場景的篝火。有海邊的，有階梯上的火苗，以及一個像聖殿般的密閉空間裏，有一個屏幕上的一團篝火像是一個教堂的十字架。這些展廳從下午三四點就開始迎來各種活動，比如音樂對談，或者別的有關音樂主題的活動。到了晚上7點鐘，這些地方就都空了，只有美術館入場處布置的那個最大的地方充滿了人，像是一個小型劇院。主辦方會在這裏完成一場接近2小時的演出，七八個藝術家。有大提琴、色士風、鼓、一位年輕的京劇女歌者，以前她唱青衣，很颯爽的樣子，還有兩位舞者，一個彝族小哥。演出的曲目四五個，當中有三個即興。

我以前也看過即興，那是在巴黎Chatelet劇院附近的一個叫做Sunset的小酒館，他們2樓每晚都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爵士樂團，經常有即興表演。爵士樂當然是最容易即興的了，因為它脫胎於節律。

不過，我對於這個篝火晚會的即興印象更深，因為它足夠雜糅。京劇女歌者並沒有因為在一個彝族風味十足的音樂氛圍當中，就放棄了她的特點，而是原現了京劇的唱法。她有時顯得很突兀，在一眾樂器當中，她是最顯赫的人聲，又是那樣富於戲劇性，並且，有種格格不入的斷裂感。然後還有旁的人，也都是各自表演各自的。

我想這裏面最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剛開始即興的時候他們還在磨合，邊表演邊磨合，你能夠感覺到一種拉扯、較勁，但是逐漸地，似乎大家開始有了默契。那位大提琴手作為一個靈魂人物出現了，我仔細聽下來，他的靈魂在於他不夠高調，他的音都處於低沉當中。然後，當大家的表演一陣個性之後，就忽然在聲音上發現了一個棲息點，所有人開始自覺地在尾音的地方沉一下，稍作休息。於是，大提琴那裏匯聚了所有人的聲音，在每一個句子的結尾處，大家都很有默契地以回歸低沉而不是張揚分離作為結束。每一句均是如此，這就好像是過山車般，你需要離心力，也需要地面。

這場即興表演立刻就贏來了它最好的時候，那是在四五分鐘之後，表演者似乎達到了一種默契。聽眾也在尷尬中發現了這種默契，大廳開始整個沉醉下來，然而，大提琴的低沉是與默契相悖的。在它成了那個所有聲音的交匯處後，它就無法再保持低調，但它正是因為其低調才成了交匯處，這就成了一個悖論。於是，你會發現它開始刻意隱身了，所有的聲音再也找不到大提琴了，它讓自己顯得十分無趣來抵抗這個中心位置。這時，有一位勇士，那位鼓手，盡力地敲了幾下，以振奮人心。但是，這種爆發力因為不具有持續的可能性，它就無法成為一個新的開始，然後這個即興就接近了尾聲。

這是一場精彩的即興表演，你能夠感受到斷裂與和諧兩種狀態，而它們是漸進的。你也能夠通過一場表演看到所有人的個性與風格，我想沒有一種音樂形式可以與之比擬了。

（本欄目逢周一出版）